

# 项羽与刘邦

〔日〕司马辽太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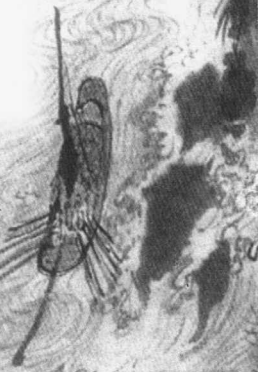
下卷



# 项羽与刘邦

〔日〕司马辽太郎 著  
赵德远 译

南海出版公司  
2006·海口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项羽与刘邦 / [日] 司马辽太郎著; 赵德远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6.9  
ISBN 7-5442-3482-7

I. 项… II. ①司… ②赵… III. 历史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670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3-119

KOU TO RYUHO by Ryotaro Shiba  
Copyright © 1980 by Midori Fukuda  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Co.,Ltd.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 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

XIANGYU YU LIUBANG

**项羽与刘邦**

---

作者 [日] 司马辽太郎  
译者 赵德远  
责任编辑 陈云梅 翟明明  
特邀编辑 翟少东  
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[www.readinglife.com](http://www.readinglife.com)  
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  
内文制作 王小燕  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  
社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电子邮箱 nhcbgs@0898.net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 
印张 47 字数 674 千  
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号 ISBN 7-5442-3482-7  
定价 49.80 元 (上、下卷)

--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# 第十五章 彭城溃败

韩信这个人，从外表上很难看清楚。

比如有个叫龙且的熟谙兵法的武将，多年之后在决战沙场之际，有幸亲眼见到韩信，就曾脱口问道：“敌将就是韩信吗？”

龙且又以嘲笑韩信二字的口气，向左右说道：“要是那个人，我老早就知道了，是个极易交手的人物。”

“极易交手”这个词，在这种场合乃是一个极其单纯的评价用语，意思就是与其在阵前交手易如反掌。龙且又进一步说道：本将军以前就知道韩信胆小如鼠，那家伙转眼间就会落荒而逃的！龙且原本出生于楚，一直在项羽军中，成为项羽手下的一名将军。在韩信还是项羽军中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级校尉时，他就认识韩信。人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了解一个人的过去，就等于了解这个人的一切。龙且就犯了这个错误，结果是大败于韩信。

军事才能与教育和培养都没有直接关系，只是纯属偶然地寄寓到某个人身上的。才能本是一种极其稀有，且极为特殊的东西，究竟会寄寓在什么人的身上，譬如像龙且这样，即便是早年曾与韩信一起待过的同僚也无法察觉。

就是这位韩信，登上了正式任命的拜将神坛。

刘邦宣布，从即日起任命韩信为汉大将军，数万名士卒参加了这一庄严仪式。任凭谁看到坛上的韩信，都不会想到这是位名将，唯有萧何内心早就认定了这一点，可以说这反倒成了独树一帜的看法。萧何一生中从不在热闹的场合出现，总是避开显眼的行动，不讲自己的功绩，一心保持躲

在刘邦背后的姿态和位置，但仅从在韩信身上发现大将之才这一点来看，他也决非等闲之辈。

至于刘邦本人，虽然因听信萧何之言才让韩信当了大将军，但身为任命仪式上的主人，却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此职位非韩信莫属。

仪式结束之后，刘邦作为主君，为招待韩信举办了一场小型酒宴。作陪的人是轻易不开口的萧何，以及更为沉默寡言的夏侯婴。

前面已经讲过，战国时期，社会上确立了中国式的个体及个体的尊严。而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，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下去。个体的尊严只限于士的阶层。所谓士，当某一个人自觉已经有了这种觉悟时，即已成为士，并不是有谁规定下来的身份。总而言之，在刘邦那个时代，战国之风仍在盛行，虽说刘邦以汉王身份任命韩信为大将军，但并不认为韩信是隶属于自己的一个手下人，从礼仪上讲，始终将其作为一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尊心的士来以礼相待。连一向以不拘礼节著称的刘邦也只能如此。

“将军！”

刘邦摆好了姿势，郑重其事地向韩信求教。他说：因为萧何曾就君之事，喋喋不休地加以推荐，所以我才任命君为将军的，可是我并不十分了解将军，将军对我本人有何赐教吗？

韩信也以适度的分寸向刘邦施了礼，他首先对任命自己为将军的汉王表示感谢，并深施一礼。

接下来便是一问一答。在古代社会，逻辑与修辞都高度发达，因此，韩信可以毫无障碍地讲述自己的想法。在后来尊崇儒家的年代里，再没有大臣敢向其君主提出质疑，而在当时，君臣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还很随便，可以互为谈话伙伴。

“现在大王如欲向东争霸天下，对手将会是谁呢？”

韩信从目前的事实出发——这是当时阐述问题的人常用的一种破题法——开始发问。

“项羽嘛。”

刘邦迟迟疑疑地答道。不过，刘邦对于自己的答话并不十分认真。项

羽本身就是天下，刘邦不过犹如大地尽头一小片土地上一个执掌兵权的封疆头领而已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如果项羽本人听到刘邦的答话，岂不会笑掉大牙吗？

韩信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，他那好像有什么东西给撑得向外突起的前额下，一对眼睛宛如迎着黑夜的鹿一般，开始放出两道蓝光。

“这人的眼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”

不仅刘邦，连与韩信很亲近的萧何，也有这个看法。韩信那双眼睛既不锐利，也不阴森怕人，只是令人感到恰似暗蓝色的深潭，清澈透底，至于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，只有天知道。

韩信此刻却正处于忘我的状态。

对对方的畏惧、顾虑、关心，或者是爱情、尊敬等等，这些人的感情和行为，好似蒸发了一般，统统都从韩信的心里消失了。韩信这个人常常是这样，似乎一旦开始动脑筋思考，或是讨论起什么问题，就会失去自我，感情也变得格外单纯。说得极端一点，他或许是具有什么特别的精神品格吧！

“大王啊，首先，在勇悍这一点上，还有仁强这一点上，还是把大王和项羽两位放到秤上称一称吧！”

韩信主张以这两方面为基础，称一称二者的重量。所谓勇悍，就是一种超乎勇敢的积极的精神能力，具体来讲，就是指在战场上的勇猛程度；仁强则是指超越仁的伦理情感，指的是不仅对部下要有慈悲心肠，而且要表现出粗鲁而疯狂般的亲爱之情。勇悍与仁强，乍一看二者是矛盾的，但彼此相克的性格有时却可以存在于同一人格中，在这种时候，理想的王就诞生了。当时，论到王的资格，至少普遍都是这样理解的。

只是，韩信的这项提问只能说是无礼。甚至连萧何都想要起身阻止韩信，但刘邦可能是被韩信那双异样的眼睛给迷住了，竟一本正经地动起了脑筋。没过一会儿，他就说：“我不及项羽。”

“臣也有同感。”

韩信冷冰冰地点了点头，又继续说道：

“臣有跟随项王的经验，所以深知其勇悍。那个人一旦发怒，随意斥责众人时，数以千计的勇者都匍匐在地，没有一个人敢抬头。他虽然如此勇悍，却不具备放手让有本事的将军们纵情驰骋沙场的性格。如此一来，他的勇悍就不是战将之勇悍，而是成了匹夫之勇。”

“……”

刘邦虽说无言以对，却长出了一口气。他在鸿门宴上曾亲身领教过项羽那犹如晴天霹雳的愤怒劲头，只要一听到项羽这个名字，就觉得浑身发抖。韩信却对自己说那是匹夫之勇。

“是吗？那是匹夫之勇吗？”

刘邦有一种好似被从某种符咒里解救出来的感觉。

“项羽在仁强方面怎么样呢？”

“说到他的仁强，这可是个很微妙的问题，没有接触过的人是不会了解的。他尽管对敌人如猛虎下山，但对士卒讲话时却十分和蔼可亲，这种表现该如何评价才好呢？士卒们远离家乡，在战场上殊死搏斗，东征西讨毫无乐趣，只有痛苦数不胜数。他们对仁充满了渴望，而且是渴望一军主帅之仁。当感受到项王言谈和蔼的态度和对人充满关切之情时，他们的心情就会像严冬冰天雪地里的野兽来到阳光普照的地方一样。唯有在这种时候，所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为项王而死。楚人本来就有这样一种容易冲动的性格。”

“项羽的仁强，对属下的将军们也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一样的。倘若有人得了病，他就会流着眼泪站到床头前，还会把自己的食物分给病人吃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刘邦只知道项羽的勇悍。项羽勇悍过了头，竟然能把几十万投降的敌军士兵毫不在乎地活活埋掉；发起脾气来就把属下痛骂一顿。刘邦一直以为项羽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没想到事情刚好相反，项羽对自己的亲爱之情竟是如此强烈。看到属下受疾病折磨而落泪，这种感情在刘邦身上是没有的。在项羽的感情世界里，世上的这些人，要么是自己的朋友，要么是自己的敌人，二者必居其一，非敌非友的人是有的。由于对

敌人永远仇恨，对朋友永远热爱，论功行赏也是以爱憎分明的标准来进行的。项羽身上好像没有非敌非友这种暧昧的感触。可是，当刘邦回顾自身时，除了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再无任何感想。对于敌人和背叛自己的人，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恨，反过来讲，对属下也从未给过热情洋溢的爱。

“我原来是个无用之人啊！”刘邦都感到自己好笑了。

韩信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位刘邦，仿佛是要看透他的心思。

“大王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我到底还是比不上项羽。”刘邦表情严肃地说。

韩信至此应该很佩服刘邦了吧？如果对项羽说这番话，肯定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扔进油锅里去了。不过，韩信可不会为别人的这种表现所感动，他历来就是对此无动于衷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张良有根本的不同。韩信把刘邦看成是个容易说上话的人，既然有这种看法，对刘邦的整体评价就成了一种单纯的记号，只会在记号之上再累加新的思考。世上有哪个糊涂人会为记号而激动不已呢？

“不过，说到项王所具有的仁强，”韩信说，“那只是妇人之仁。”

听到韩信说出这句话时，刘邦大为震惊，萧何和夏侯婴也都为之瞠目。

“项王是那样爱惜属下的将军，可是，一旦轮到针对他们的功绩赐予封土和爵位的时候，却迟疑不决，表现吝啬，即使是非授不可的印信也不肯撒手，摸过来摸过去地简直都要摸圆了。虽说还算是仁，但也太吝惜物件了。应当说这正是妇人之仁。”

“在这一点上，我是超脱的。”刘邦心想。

“所以说，项王之强悍，归根结底也是不堪一击的。”

“项羽不堪一击吗？”

刘邦如同得到救星般问了一句。

“还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刚才将军不是说不堪一击吗？”

“臣只是说要看对手是谁，才会不堪一击。”



“所说的对手是谁？”刘邦急不可待地问道。

“是大王。”

韩信就像农夫凝视着藤蔓上悬挂的瓜一样，脸上毫无表情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刘邦。

“大王啊！”韩信说，“大王最关键的就是要与项王反其道而行之。凡是天下擅长用兵之人，大王都要积极任用。只要能建功立业，就毫不吝惜地封赏天下的城邑。如此这般，项王的强悍就会不攻自破。”

接下来，韩信又列举了四项项羽不可挽回的失策。一是舍弃关中良田沃野和重要关隘而奔向遥远的东部，将难以防御大敌的彭城作为根据地。二是不与当初拥立的义帝商谈论功行赏之事，自作主张，只给崇敬自己或自己所爱之人大封爵位，对于即使有功但与项王疏远之人，或是一无所封，或是所封甚薄。因此，虽然新出现的王侯因恐惧项羽之威而加入其盟下，但事实上不知何时就会反叛离去。第三，征战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干尽人间坏事。人心由此背离项王。韩信还说，第四件事是将义帝赶到江南遥远的南方，就如犯人被流放一般。（在此期间，义帝被项羽杀死的消息尚未传来。）

“大王啊！”韩信说，“大王的属下来到如此偏僻的不毛之地，他们都怀恋东方的故土，几乎都要发疯了。倘若大王能率领他们以正义之名讨伐项羽，再昭告于天下，直取关中，则士兵必欢欣鼓舞，其势亦不可挡，普天之下怨声载道的民心，必将归顺于大王。”

韩信又反复强调说，首先要攻取秦的故地（关中），还说必定能大获全胜，随后又列举了关中民心背离新王章邯的事实。讲完之后，他停顿了一会儿，又阐述了进取关中的作战计划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刘邦时而正襟危坐，时而放松腿脚。韩信虽说也是个大大个子，但与刘邦却无法相比。特别是刘邦的躯体像蟒蛇一样长，上身摇摇晃晃，有时还令人感到滑稽可笑；脸的下半部被漆黑的胡子遮掩着，因此从外貌上很难看出其贤愚；胡须之中，始终湿润的嘴唇隐约可见；两眼给人的印象远没有那么充满智慧，厚厚的嘴唇显得贪而无厌。刚开始，韩

信内心深感不安，暗想：

“这样一个人能得天下吗？”

可是，刘邦一旦露出微笑，马上又变成一副可爱的面孔。

虽说可爱，却也跟美男子或小孩子般的天真大不相同。韩信看来，倒觉得刘邦是一个可亲的愚人。当然并不是说他蠢，而是说他这个人总是一览无余，没有鲜明的主张和立场，就像一个大袋子，没装东西的袋子形状不固定，也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，唯一的好处是有容量，这反而比贤者更能成为栋梁吧。贤者自己的思考力不论多么优秀，也总有界限，袋子却能容纳贤者为己所用。

“刘邦这种人，应该叫口袋呢，还是叫成一团黏土呢？”

在韩信的眼里，随着谈话的进行，刘邦这个人逐渐显现出极为清新的面目。第一印象中，刘邦好像是由一团泥构成的近乎人形、模模糊糊的样子，可是当韩信讲完话，这团泥一下子又变成了大活人。刘邦挥起右拳，由于兴奋过了头，竟一下子砸到了旁边的小书几上，口里高声叫道：

“将军啊，我得到你真是太晚了！”

刘邦仿佛通过韩信才好不容易认识了自己，至少找到了重新改造自己的方向，甚至还得到了整个方针和日程，从明天起就应当付诸行动，在这一点上，贵族出身的张良就显得有些顾虑重重了。韩信原本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庶人，言谈直率，无所顾忌，而且具有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和习性，这种观察甚至是冷酷无情的。刘邦未能通过张良发现自己，而是通过韩信才找到了自己。这里面的原因很多，也许正是因为韩信与刘邦均是同一阶层出身，韩信所使用的语言生动感人，对于有同一感觉的刘邦来说，就像磁石一般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

刘邦军（汉军）开始出发了。

时值初秋，山地里的中午热得像火烤一样，夜里则有严冬般的寒气从山涧谷底袭来，星空也好似被凝固了。

当初汉军进入汉中之际，早已自行断绝退路，烧毁栈道，以显示不再

重返关中的决心。这件事使远在中原的项羽感到放心。也让为防备刘邦而被封为关中王的亡秦之将章邯，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。

“刘邦钻进汉中，就准备老死在那里了。”章邯还曾向人这样说。

秦朝末期，章邯曾以常胜将军之名纵横天下，连他都对刘邦作出这样的判断，无非因为他是秦人，对地理情况了如指掌。汉中与关中之间横亘着比登天还要难的崇山峻岭，根本无路可通。唯有一条栈道悬在仿佛与天相接的悬崖峭壁之上，狭窄的通道仅能放下一只脚，然后另一只脚再向前迈进。在汉军进入汉中时，为防备项羽军从背后袭击，早已动手将这条栈道彻底烧毁。只要刘邦长不出翅膀，就休想再回到外界来。

岂料，刘邦现在得到了韩信。

韩信担负起进入关中的重任，首先从修复栈道的工程做起。对军队来说，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。

“为了返回东方嘛！”

韩信用这句话激励士兵，让他们砍伐木材，背在身上踩着裸露的岩石向上登攀，凿开岩石斜搭起支柱，再在上面修起栈道。“地崩山摧壮士死”，这是后世李白咏叹蜀道难的诗句，也确实有很多士兵就像树木的果实一样滚落下去，坠入万丈深渊，白白丢了性命。

士兵们即使不能返回故乡，也还是希望能回到人世间来，因此不顾艰难险阻，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。令人感到很难理解的是，到处都有韩信的身影。他出没于所有的工程现场，激励士兵们，人们甚至怀疑究竟有几个韩信。这位韩信确有作为一名将军所必备的仁强的性格。在这项万分艰巨的工程之中，士兵们与韩信之间建立了爱的纽带，与这位将军一同回归故里的期盼，犹如在他们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。

关中通常都被称为秦，用以作为地名。

项羽将关中一分为三，封给了曾为亡秦将军的三个王（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），因此，这块地方后来也被称为三秦。

三秦之中，章邯的封土是秦旧都咸阳以西所有的地方，其都城根据项

羽的命令设在废丘（陕西省兴平）。废丘就在紧靠咸阳的南边，不过是个乡村小城堡。

章邯版图的西部有一座叫宝鸡的小城。

古时秦文公在这一带狩猎，曾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。据说石头如流星一样闪闪发光，能发出如雄鸡啼鸣般的声音，很可能是天上坠落下来的陨石。文公感到神奇，便建立一座祠堂供奉其中。祠堂被称为宝鸡祠或陈宝祠，不久就成了小城的名字。

在这座宝鸡城的旁边，沿着渭水河岸，有一个巨大的地窖，是一座挖穿黄土层修建的收藏官用谷物的粮仓，名字叫做陈仓。渭水发源于西部的陇西，向东流经陈仓到咸阳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这座陈仓一直储藏咸阳县数量庞大的人口的口粮，现在，章邯都城废丘的粮食也屯集在这里。

听说发现汉军要夺取陈仓时，章邯曾判断这是谎报。

“天上不会掉下汉军来，地下也不会冒出来嘛！”

章邯把前来报警的人申斥了一顿。

他在这种情况下大发雷霆，实在不像过去的那个章邯。

章邯在秦末率领一支机动大军与各地起义军作战的时候，总能保持温文尔雅的风度，喜怒从不形于色，可是近来却好像换了个人，脸色怕人，有时会突然哈哈大笑，有时又会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。

不过，这次的发怒却是有理由的。不可能突然有汉军出现，可是，在被汉军包围之前，宝鸡和陈仓守军的耳目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
汉军的这个奇迹正是出自韩信的战略。韩信组织了一支特别的队伍，令其提前潜入宝鸡附近，充分向农民们宣传，把所有的农民都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了。

没有一个农民向官府报告汉军的出现，他们就是如此憎恨章邯；同时，他们对占领关中后不抢不夺的刘邦及其军队十分怀念，就像久旱盼甘霖一样，等待刘邦早一天从汉中回来收复关中。关中的农民全都站在刘邦一边，对刘邦的战事来说，形成了采取战略行动之前的一项政治策略。这种做法

逐步为后世历代革命军所接受。

在此之后，韩信大军才悄悄地进入关中平原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既是从天而降，又是从地下冒出来的。韩信军转眼之间就像洪水一样席卷大地，夺取了宝鸡和陈仓。

章邯立即发兵陈仓，但章邯军的进军路线和动向早就被各地农民报到了韩信那里。韩信设下陷阱，像捕捉一只小兔子似的，逮住章邯军穷追猛打。章邯焦急万分，亲自率军西进，然而，只打了一仗就溃不成军，大败而走，撤退到一座叫好畔的小城，最终又逃进废丘。而韩信则拦住附近的河水，运用水攻，使废丘孤立无援，结果章邯被迫自杀。章邯过去曾是那样一位被人称赞的将才，最后的下场也未免过于简单了。在此期间，汉军的另一支军队正在栎阳攻打司马欣，并在高奴攻打董翳，二者均被消灭。这三个人与其说是被消灭，还不如说是自消自灭。最后的结果，是士兵们丢下王而各自逃命。

关中的人们欢欣鼓舞地迎接刘邦。

这块土地因连年歉收和烧杀劫掠，已经荒废得不成样子，秦旧都咸阳城也因项羽军的一把大火而被烧成一片废墟。因此，刘邦暂时先把都城设在司马欣待过的栎阳。

栎阳位于现在西安东北方向的高陵附近，是一座很小的城池，有许多早先司马欣赶造的宫殿和官署房舍。

关中的父老从各地村镇赶到这座临时都城，为刘邦祝捷，异口同声地要求刘邦做关中王。刘邦以礼仪为由没有接受。不过，在再三恳求这一传统礼仪下，刘邦最终以不得已而为之的形式，做了关中王。这就是所谓农民推戴的王，由此，一个颇有农民起义领袖味道的王诞生了。

另一方面，专门负责民政事务的萧何正忙得不可开交。他要查点早前进入咸阳时所没收的秦行政方面的文书档案，录用亡秦的官吏，又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父老们所陈述的实情，专心致志地研究如何广施德政。

像萧何这样擅长处理民政事务的人物，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很少见的。他的权限比后来任何一个专司民政事务的大臣都要大，比任何一个都

大公无私，比任何一个都具有自主性，从不受主上的制约。刘邦把一切都委托给萧何。尽管被委以如此重任，这位萧何却从不结党营私，从不中饱私囊。

刘邦创立了国名，叫做“汉”。

在做汉中王的时候，那个汉还只不过是一个地域的名称，如今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关中。

“为了将关中这个地方千秋万代地作为汉的根据地，大王应该建立社稷。”

萧何献上了一计。听人一说，刘邦随即意识到了。在历史上，不要说是王，就连诸侯也在其领地的中心建有社稷。

“一旦到了建国的时候，纷纷扰扰的麻烦事还真不少呢！”

刘邦口里说着，脸上却是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。

所谓社本来并不是神社，而是指神本身，特别是指象征其国土的守护神，小到村和里，大到整个国土，全都要供奉名叫“社”的神。

稷也同样是神，是五谷之神。与社的字义相同，既指神，也指其祠堂。把祭祀土地神和农业神作为国家宗庙的思想或风俗，在后来的中国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并逐步走向衰落，但却原原本本地传到了古代日本。在这里，让我们顺便提一下日本的情况。伊势神宫是在古代权力之下动用大量人力所建造的庙宇，但最先祭祀的却是太阳神。到后来的什么时候，又开始一同祭祀同等规格的农业神，这就是稷。不久，又将伊势神宫的内宫（即祭祀天照大神的皇大神宫）和外宫（即祭祀谷物之神丰受大神的丰受大神宫）定为律令国家的社稷。律令时代的日本不仅输入了佛教，可以说也输入了国家的社稷。

再顺便插一句，在当时的中国，所谓的里就是规定为二十五户人家的村落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每一个里都有一个社做当地的守护神。每一个里的社都有建筑物。

然而，王国本身的社稷却没有建筑物。只有这种称为社的神圣空间。

在这个社里，设立了特别的空间，认为神就居住在那里（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，若说建筑，不过是有主祭者居住的房舍和祭祀用的房屋）。只崇拜空间，这在日本的原始神道中也是如此。但在古代的中国，有所谓为了在那里接受天之阳气（日光和风雨）和地之阴气（霜和露）而创立的阴阳学说，并依据这一学说作出神学上的说明，就这一点来讲，与日本的原始神道是不同的。

灭亡的秦朝，也有从早先诸侯时代继承下来的社稷。

一个王国灭亡后，新王国的建设者就要将前一个王朝社稷的树木尽皆伐掉，不留下一点社的痕迹。毁灭社稷的说法就出自这里。

刘邦废除了亡秦的社稷。虽说是废除，但并不是破坏，而是在过去的神圣空间里建造有屋顶的房子，使之不再接受天之阳气。这就是从古代即开始实行的对亡国社稷的处置办法。建筑物的北侧只开一个窗户，是为了使地之阴气从窗子跑出去而不滞留在里面，这也是“毁灭社稷”的处置方法之一。

项羽所实行的论功行赏没有取得好的成效，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后果。

本来，项羽军（楚军）乃是一个由各国自立的王，以及他们所任命的多如繁星的侯的集合体，项羽在秦灭亡之时并没有封那么多的王和侯。他将自己喜欢的人重新封为王侯，而将原先自称为王的那些人，统统排斥到了其他地区，或者从王侯的身份降下来；有时还会像对待韩王那样，杀掉了事。

可以说，项羽的论功行赏只为他招来了混乱和反叛，或者是招致对他的彻底失望。

比如，以齐（山东半岛及其深入大陆部分）为例来说，项羽就把这一大片地方像切肉一样分得七零八落。

战国的齐王家族是田氏。不用说，这支王族已被秦所灭。后来，趁秦末大反叛的混乱之机，旧齐王族之一田儋自立为齐王，但被秦大将章邯在进攻中杀死。不过，齐地还有很多田姓的人。旧王族的田荣和田横均以将

军的身份跑到了别国。在田儵被杀死的时候，一个叫田假的人做了王，因此田荣便挥军返回故国，攻打田假。田假仓皇出逃，寻求项梁项羽的保护，被藏了起来。后来，田荣立一个叫田市的人为王，自己则当了宰相。

这样一个政治情况复杂的齐，恐怕是什么人都难以收拾的。而唯独项羽有这个本事，以单纯的手法快刀斩乱麻般地解决了问题。他在论功行赏的时候，首先像用牛刀大砍大剁一样，把齐地分成了三块。

而且，项羽很不喜欢身为齐实权人物的宰相田荣。

“那个家伙，当初项梁叔父在定陶大战的时候，曾经多次求他派兵增援，可他就是不来。应该说，他就跟亲手杀死叔父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基于这样一种说法，从一开始项羽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没有给他恩赏。

而且，项羽也没有承认宰相田荣所拥立的齐王田市，并将其降为胶东（山东半岛的最尖端）的领主。

在众多的田姓族人里，有一个叫田都的人。在项羽大战巨鹿之时，虽说规模不大，但这个人毕竟曾率领一支齐兵赶到了战场。项羽便让这个无名之辈一下子当上了齐王。

“齐的那帮家伙当中，只有田都还算跟我一块儿打过仗。”

这就是唯一的理由。另外还有一个叫田安的人。这个人一直在项羽军营中供职，不仅担任与齐的联络，为人也确有可爱之处。项羽让这个连齐人都不知其名的旧贵族一跃当上了王，封他到已经一分为三的齐的一小块残余之地济北。

未被放在眼里的宰相田荣自然怒不可遏。他没有把自己拥立的“齐王”田市送到新的领地，而是让他继续留在齐都临淄（山东省境内）当王。临淄是战国时期齐的都城，从那时起就是一座很大的城郭，秦统一后，作为郡都，也是一座繁华的都市。

宰相田荣很快就背叛了项羽，率军攻打因项羽一句话就当上齐王的田都，迫使其逃走。为宰相田荣所拥立的旧王田市惧怕项羽发怒，搬迁到新的封地胶东，但田荣对此十分恼怒，派兵将其杀死。田荣这个人物确实十分厉害，在诛杀同族的血光之中自立为齐王。



邻国的赵，此时也正为论功行赏而卷起混乱与愤懑的漩涡。旧赵的功臣陈余只从项羽那里得到三县之地。另一方面，陈余的旧友——后来反目成仇的张耳，则得到了旧赵的地盘，并且当上王，获得常山王的称号。

陈余对这种偏爱一方的做法十分恼火，便网罗旧赵军发动叛乱。陈余首先攻打张耳。张耳逃走，投奔到远方刘邦的麾下。陈余就像从库房中寻找旧工具一样，将原来的赵王歇找出来，立为未经项羽认可的“赵王”，自己则占领一块叫代的地方，成了代王。自立本身就是反楚。既然齐和赵均已自立，那就只有联合起来与项羽对抗了。

乱世又再次降临人间。

齐和赵这些黄河以北的小国反叛楚项羽的消息传来，再也没有比这更让刘邦高兴的事了。

刘邦在这段时间里——或许还包括其后——最为害怕的就是项羽，他完全控制了关中以后，说句实在话，当时内心里与其说是高兴，还不如说是对处在自己背后的项羽的担心。

“自己只是想得到关中，没有丝毫背叛大王的念头。”

刘邦频繁地四下里活动，想把这个意思传到项羽的耳朵里。

张良在这项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。他忙得不可开交。在跟随刘邦一度进入汉中之后，他立刻返回中原，在自己的主人韩王成手下干事。韩王成当然是处于项羽的管辖之下。他本来的都城是在阳翟（河南省禹县），而且在先前项羽论功行赏之时，这一既成事实也得到了公认，但是项羽的心里其实并不是很满意。

“这两个家伙（韩王成及其宰相张良）过于接近刘邦。至于那个张良，不就是刘邦豢养的谋士吗？”

这种令人不快的看法始终停留在项羽的脑海里。因此，项羽一方面答应将禹县分封给韩王，以使其放心，另一方面却又不让他前往自己的封地，而将其留在自己的营中。张良要见韩王成，就不得不去项羽的军营，便硬着头皮去了一趟。他会见了项羽，并说道：